

明代汉语量词研究

叶桂柳◎著



岳麓書社

叶桂柳◎著

明代汉语量词研究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汉语量词研究/叶桂郴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ISBN 978 -7 - 80761 -031 -1

I. 明... II. 叶... III. 汉语—数量词—研究—明代 IV.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4571 号

明代汉语量词研究

作 者:叶桂郴

责任编辑:刘 果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10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 -7 - 80761 -031 -1/H · 40

定价:22.00 元

承印: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序

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区别于印欧语系语言的重要特征。就汉语而言,量词是怎么产生的?量词的组合有什么特点?量词表量还是表形?如果不表量,为什么还要用量词?量词发展有什么规律?量词与名词的区别何在?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汉语量词研究的重要课题。

汉语学界对量词的研究,重现代汉语,轻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如果检索研究文献,现代汉语的量词研究明显多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量词研究群星灿烂,古代汉语量词研究则相对寂寥,面对此境,不由人为之气短。但量少并非质劣,刘世儒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即是量词研究的经典之作。研究汉语量词的,谁也无法绕过刘先生的著作而能另辟蹊径。刘先生有此一书,可以不朽。谓之大家,当亦无愧。刘先生为古汉语研究争光不少,添彩多多。后生小子,当心存感激,感激他老人家在量词研究方面为古汉语研究者争了口气,否则,我们遗憾依旧,惭愧依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然而细读刘先生的著作目录,阿Q式的飘然随即烟消云散,除《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外,刘先生尚有《现代汉语语法讲义》(1963),《汉语语法教材》(1957,与黎锦熙合著),《论现代汉语的量词》(1978,与黎锦熙合著)等著作,看来,刘氏的研究领域主要还在现代汉语。本欲附骥以显名,刘先生竟不给机会,奈何!奈何!!奈[奈何]何!!!

久而我又释然。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皆为汉语,何必严古今之界,谨门户之域?作为中国学人,汉语研究尚不能淹贯,有何面目自称汉语言学者?刘先生贯通古今,实为我辈楷模。刘先生如此,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莫不如此。可见,欲有所成就者,贯通古今,实治学者之通途。而眼下的现

状是：习现代汉语者不知古代汉语，习古代汉语者不知现代汉语，纵便是习古汉语者，也只研习其中之一艺，习训诂者精于词义训释，而不知音韵，遑论语法、文字。

甚矣，学术门径之窄竟至如此乎？师之过欤？徒之过欤？抑体制之过欤？师之过，徒之过，体制之过也，三者各有其责，虽欲推卸，其可得乎？

近代汉语系古代汉语贯通现代汉语之津梁，欲探现代汉语之源，必须通近代汉语，欲寻古代汉语变化之迹，亦须通近代汉语，近代汉语之于汉语史研究，其重要性不证自明。叶君桂柳，从我习近代汉语经年，其聪颖敏捷，深思潜虑，在诸子之上，而勤勉奋发，或有不及。窃谓成大学问者，大多非聪颖超伦之士，而是勤勉笃实、聪颖仅在中人之上者，故每为忧之。忧其聪颖有余，笃实不足，而不能完成学业，获博士学位也。越三年，桂柳以所业“明代汉语量词研究”进呈，厚厚一本，可三十万字。始则喜之，继则忧之。喜其撰写之速，忧其所业不精。及细读，则思之深，论之密，辩之谨，证之缜，皆在我侪之上，而语料之笃实，亦出所望。上至先秦，中及魏晋，下及明清，乃至方言，皆有采撷。深思辅以密证，佐以实例，虽不欲优秀，亦不能也。

于是我有愧焉，知桂柳不深乎？识桂柳不透乎？何以勤奋如此，而我疑之，奋发如此，而我忧之也。年近老耄乎？两眼昏花乎？思虑迟钝乎？何以珠玉在前而不识也。惭之愧之。

若能以此往，桂柳所成就，当在我辈之上也。韩子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超越师辈，学术发展之必然。二十年内，若不能超越为师今日，非吾徒也。

是为序，亦为盼。

蒋冀骋

于湖南师大无知斋

2008.5.6

第一章 量词理论研究

001 / 第一节 量词的起源

001 / 一、研究概况

004 / 二、关于名量词的几个问题

011 / 三、量词的起源

041 / 四、量词的虚化

079 / 五、小结

079 / 第二节 量词的分类

079 / 一、量词名称及分类回顾

083 / 二、量词分类再探

第二章 明代文献的量词研究

093 / 第一节 研究概况及研究动因

093 / 一、研究概况

094 / 二、研究动因

094 / 三、研究难点

095 / 第二节 语料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095 / 一、语料的确定

095 / 二、《六十种曲》简介

096 / 三、研究方法和体例

098 / 第三节 明代量词的分类及搭配关系

098 / 一、名量词和动量词的界定

098 / 二、明代文献名量词分类

099 / 三、明代文献的量词与名词动词的搭配关系

100 / 第四节 明代文献名量词的语法特征

100 / 一、组合能力

118 / 二、数量结构的句法功能

120 / 第五节 明代文献动量词的语法特征

120 / 一、状语

- 121 / 二、补语
122 / 三、附录
- 124 / 第六节 《六十种曲》和明代量词的消长及其规律
125 / 一、明代消失的量词
135 / 二、明代的新量词
- 155 / 第七节 明代量词在语言史上的地位
155 / 一、明代量词基本接近现代汉语
156 / 二、量词称量对象的重要演变时期
160 / 三、“名量”词基本完成

第三章 量词个案考察

- 162 / 第一节 称量动物量词的历时考察
162 / 一、称量有生命的两个量词系统
162 / 二、历代称量动物的量词
181 / 三、小结
- 181 / 第二节 汉语中量“人”量词的历时考察
181 / 一、量“人”的量词
195 / 二、小结
- 199 / 第三节 “段”、“节”、“截”的历时考察
199 / 一、名量词的分类
199 / 二、段、节、截的共时研究
201 / 三、段、节、截的历时研究
215 / 四、段、节、截比较分析
- 217 / 附录 1 “枚”称量对象历时比较表
218 / 附录 2 “个”称量对象历时比较表
221 / 附录 3 明代名量词搭配表
293 / 附录 4 动量词搭配表
299 / 参考文献
306 / 引征文献
313 / 后记

第一章 量词理论研究

第一节 量词的起源

一、研究概况

据我们了解的资料显示,到现在为止,断代考察或者历时研究量词的专著只有下面几部: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

陈颖《苏轼作品量词研究》^[2]

洪艺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之量词研究》^[3]

游黎《唐代量词研究》^[4]

彭文芳《元代量词研究》^[5]

孙欣《明代四大传奇量词研究》^[6]

[1]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1965.

[2]陈颖. 苏轼作品量词研究. 成都:巴蜀书社,2003.

[3]洪艺芳.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之量词研究. 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4]游黎. 唐代量词研究[硕士论文]. 成都:四川大学,2002.

[5]彭文芳. 元代量词研究[硕士论文].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1.

[6]孙欣. 明代四大传奇量词研究[硕士论文].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4.

金桂桃《宋元明清动量词研究》^[1]

研究现代汉语量词的专著有：

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2]

刘子平《汉语量词词典》^[3]

郭先珍《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

樊中元《现代汉语的一名多量研究》^[4]

其余均是零星见于刊物的论文。可见，量词作为汉语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类，相对于其他词类的被关注程度而言，显得非常冷寂。出现如此状况应该有下面两个原因：一是量词研究太难，很难有所拓展；二是认为量词研究不值得再深入了。确实，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刘世儒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对于量词形成的原因和理据进行了阐释，厘清了上古汉语到魏晋南北朝量词的演变情况，特别是对于汉语“名+数量”到“数量+名”结构的最后完成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刘世儒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但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矗立了一道很难超越的高峰。后继者往往只是对各个时期的量词进行描写性研究——名量搭配关系的变化、量词数量的增减、量词结构的变迁。这样，历代量词研究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在循环着，难以有所突破，也让人觉得研究“殆尽”了。

刘世儒的研究无疑具有丰碑意义，但是刘氏某些论点还值得商榷和探讨。刘世儒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量词在汉语表达里是必须的了，量词的运用可以使得语言更加准确形象。由于刘世儒事实上认为量词（尤其是个体量词和动量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产生，不承认魏晋以前文献中出现的一些量词，这无疑制约了他对量词的起源和产生所做出的解释。黄载君^[5]和吴伯芳^[6]考察发现，集合量词在先秦已经成熟，少量个体

[1]金桂桃. 宋元明清动量词研究.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2]何杰.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修订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3]刘子平. 汉语量词词典.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4.

[4]樊中元. 现代汉语的一名多量研究[博士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0.

[5]黄载君. 从甲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语文, 1964(6).

[6]吴伯芳. 关于动量词的起源. 语文辅导(华南师大), 1990(1).

量词和动量词在先秦已经出现,但是对出现的原因却缺乏解释。张美兰^[1]研究发现,各个时期的量词不仅在数量和称量关系上与前代有区别,在语法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张的研究只是概述性质的,缺乏系统深入。王绍新^[2]、陈颖、洪艺芳、游黎、彭文芳在断代量词的描写上做了大量工作,对于量词产生和变化,尤其是语法特征上的变化却缺乏足够的重视。金桂桃对宋元明清时期动量词的实际面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写和分析,并结合它们在宋以前的发展概况,完整地展示出了它们发展的历史脉络及规律,成绩显著,但只囿于动量词的研究。

在历时研究中没有解决的上述问题,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共时量词研究更加显得无能为力。

刘子平、郭先珍的两部著作描写长于分析,樊中元的论文从微观解剖汉语量词,何杰的《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是集大成者,“多角度地、穷尽地逐个分析现代汉语量词”。何、刘、郭、樊四位毕竟是以现代汉语量词为考察对象的,除了樊中元考察了几组量词的源流,其余著作的历时分析很少。

“量词的意义往往须在与它前面成分组合的时候,或者在数量结构与后面的成分组合的时候才能充分显示出来。”^[3]“量词的形成始终离不开名称。”^[4]“量词与名词组合时,名词总是处于主导的制约地位,它的存在决定了对量词的选择。”^[5]“同一个量词,在和不同名词组合时,它表现出来的语义特征是不同的。”^[5]“总之,纵向地溯视、横向地观览这些常用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可以反映在我们对量词的使用的问题上来。”^[6]分析量

[1]张美兰.近代汉语语言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2-18.

[2]王绍新.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程湘清主编.隋唐五代汉语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337-340.

[3]马庆株.马庆株自选集·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92-116.

[4]卢攰.量词的表量、理据及其功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8(4).

[5]邵敬敏.邵敬敏自选集·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16.

[6]罗日新.从名、量搭配关系看量词特点.语言文字学,1986(4).

词必须结合数词和被修饰名词来进行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上述观点只是针对量词产生以后来进行分析的,不能解决历时的问题。共时的研究只解决“流”,不能说明其“源”。

对量词的起源和产生缺乏深入的研究,制约了对量词发展和演变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局限于称量关系描写和数名结构组合分析,使得量词历时研究显得单薄。

因此,只有对量词的起源和产生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才能够推动汉语量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后来者承继刘世儒的研究成果,对于各个时期量词的描写是完全应该的,但如果仅此而已,不重视各个时期量词在具体语言中的运用,不解释不同时期某些量词的语法现象和搭配规律,量词的研究也会陷入困境。

我们认为,要想把汉语量词研究做得更深入,必须解决下面几个问题:汉语量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集合量词最先产生和成熟?萌芽于先秦的个体量词为什么到魏晋才是必须使用的?动量词是怎样产生的?量词为什么发展非常不平衡——个体量词数量多,集合量词和动量词数量少?断代考察汉语量词究竟是以描写为主还是以寻求规律为主?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然后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进行系统考察,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勾勒出汉语量词发展的全貌。

本书旨在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尝试:分析量词的实质,探求量词在汉语中产生的原因,对明代量词进行断代考察研究,为整个量词史的研究做一点基础工作。

二、关于名量词的几个问题

(一)量词是否表量

关于量词是否表量,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表量和不表量。

1. 认为表量的有

吕叔湘说:“量词的作用本来应该是使不可记数的事物变成可记数,例如‘布’是不可记数的,加上‘尺、米、匹、段’就可以记数了。可以记数的事物不是一个一个地记数的时候,也得用上量词,如一‘群’人、一‘屋子’人。这样的量词(或这样的名词)是各种语言都有的。汉语的特点在于量

词的应用普遍化,可记数的事物也需要用量词,并且这样的量词不是一个而是很多。”^[1]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作者举的例子都是集合量词,没有个体量词。

袁晖^[2]说“表量是量词的基本特点,如果不表量,量词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里(指袁文的举例,作者注)的‘座’‘间’含有‘个’的意思,这种个体单位本身实质上就是一种量的表示。”文章在批评陈望道关于量词“混沌之处”时说“如果硬要说‘座’‘间’之类表示长度或面积的具体量词,才算‘量词’,那么陈望道的‘形体单位词’中,如‘编、种、流’之类又能看出多少事物的‘形体’呢?”文章还列举了“根”(柴)与“捆”、“粒”(豆)与“包”、“张”(纸)与“刀”、“盘”(菜)与“桌”、“间”(房)与“排”等等,来说明量词的表量作用。

袁晖似乎没有区分两类不同类型的量,把事物本身含有的量当成是量词来看待,所以有些牵强。陈望道的“形体单位词”立项是否确当我们姑且不论,但不能因为陈望道的“形体单位词”看不出形体就可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你不对,所以我对了。”“因为你不对,所以即使我不对,也是对的。”不能有如此的逻辑推断。

我们认为,事物本身的量和量词所呈现的量是有本质区别的。事物本身的量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是否使用量词,它都存在于客观世界或者人们的思维中。我们所探讨的量词所包含的“量”是指由于量词的选择和运用而使得原来的量发生了凸现和改变的那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使用了量词,表现事物的量才有所消长减损。度量衡量词是其代表,“一斤”和“一两”在“量”的区别就在于量词的选择,前者所包含的量是后者的十倍。“一间屋子”和“一个人”的量词无论使用与否,都不影响“屋子”和“人”本身量的减损,也不会带来信息传递的障碍。李宇明《汉语量范研究》^[3]中说道:“在人们的认知世界中,事物(包括人、动物)、事件、性状等无处不含有‘量’的因素。”并根据此把量的次范畴分为六种:物量、

[1]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

[2]袁晖. 量词札记.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9(1).

[3]李宇明. 汉语量范研究.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0.

空间量、时间量、动作量、级次量、语势。李宇明着眼于整个语言来说,无疑是对的。而词类中的量词应该只是涉及上面的前五类,最后一类是事物本身的量,与量词无关。

张帆^[1]认为量词“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词类搭配规律;这就是一个量词往往可以和几个名词搭配,而表示不同的量。具体地说,‘条’既可以表示‘一条毛巾’‘一条裤子’,又可以称说‘一条公路’‘一条大河’等”。我们认为,这里的“条”是不能表现量的。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同一用法的同一个量词在称量不同的对象时能够表示不同的量,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也影响信息的准确传递。如果“条”真的可以表示不同的“量”,只能是“条”要么有两个甚至多个义项,要么就是不能表示量。显然,前者是不可能的,即“条”只有一个义项,因此“一条毛巾”“一条裤子”“一条公路”“一条大河”有区别,说明这种区别和量词“条”没有任何关系,只和后面的事物本身有关,事物的“量”是后面的名词本身已经具备了。况且去掉“条”,事物的量并没有增减,可见“条”不能表示量。程纪兰^[2]徐悉艰^[3]考察维吾尔语和景颇语时发现,这类量词在上面两种语言中经常省略,也为我们提供了佐证。

石毓智^[4]研究表示形状的量词认知基础时,认为物体维数的多少不是问题的关键,各维数之间的比例才是形状量词系统设立的认知根据。还给出了二维和三维形状量词的函数公式: X 、 Y 、 Z 分别代表事物的长、宽、高所在的轴线(即“维”),二维空间的“张”和“条”依据下面公式,当函数 Y/X 的值等于或者接近1时,物体用“张”度量;当函数 Y/X 的值接近0时,物体用“条”度量。三维空间的“块”和“片”依据下面的公式,假定 X 和 Y 值接近,当函数 Z/X 或者 Z/Y 的值接近1时,物体用“块”度量;假定 X 和 Y 接近,当函数 Z/X 或者 Z/Y 的值接近0时,物体用“片”度量。假定 X 和 Y 接近,当函数 Z/X 或者 Z/Y 的值足够大时,物体用“根”量度。

[1]张帆. 古汉语量词源流概说.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4).

[2]程纪兰. 浅谈汉维语中的名量词.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9(2).

[3]徐悉艰. 景颇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2).

[4]石毓智. 表物体形状量词的认知基础.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

同时,石毓智也认为“汉语的量词系统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又可能因地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认为,作者在自己设定的考察范围中——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分析非常精辟,也符合汉语该类量词的特征。但这仍然不能证明个体量词能够表示事物的量,也不能作为量词产生的理据。首先,作者规定的是形状量词,而该类量词的称量对象本身的量在平面和空间上非常凸显,给人很强的视觉效果。分别用“张”“条”“片”“块”,是形状事物本身的量决定了量词的选择,而不是相反——即量词规定形状事物的量。其次,我们在名词中也可以找到很多相似的例子:1.“钵、碗、碟”三者容量上是从大到小排列,钵、碟、盘更是仅仅以大小区别;2.“绳、线、丝”在形状上也是按照粗细进行排列。可见名词的命名也与量有关系,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名词的认知基础也是“量”,同样,仅仅也是事物本身的量在该类名词的体现而已。第三,最初人们选择该类量词时主要是根据这类量词源名词的形状与称量对象具有相同的形状而已,量词在以后发展中日趋规范化和精确化是人类思维和认知进步的结果,与产生的来源无关,当然也就不能作为量词产生的理据了。石毓智考察的是现代汉语,而我们考察量词的历时演变时发现,“张”“条”“片”“块”“根”曾经有过比较混乱的交替使用,不能通过分析现代汉语规范化了的语言现象来倒推汉语的起源。我们以明代为例:

片:伴侣乃斋沐焚香,泣告于天,以所佩小刀于右肋傍割其皮肤,割脂一片,煎药以进,父疾遂瘳,其伤亦旋愈。 《元史·孝友列传二》

凡造弓,先削竹一片,(竹宜秋天伐,春夏则朽蛀。)中腰微亚小,两头差大,约长二尺许。 《天工开物·佳兵第十五·弧矢》

块:正看间,只见那城门外,有一块沙滩空地,攒簇了许多和尚,在那里扯车儿哩。 《西游记》第四十四回

按照作者的观点,“片”比“块”相对来说厚度要大,但上面的例句恰恰相反。上面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时,量词“片”“块”相应要改成“块”和“片”。当然现代汉语也可以说“我前天在市中心买了一块地”,这不是从平面上称量的,另当别论。

2. 认为不表量的有

卢屋^[1]不同意袁晖的观点,列举了“一座桥”和“两座桥”等几组句子进行对比后,反驳说“在以上各例中,诚然是数词、量词组合后一起去限制名词,量词基本上没脱离表量的轨道。但是个体量词‘座’在数词之后,还有什么表量的作用,实在叫人怀疑”。“对于这些大量存在于语言实践中的量词的功能,一律认为主要是表量的;对于这些量词的功能,置其经常体现的词汇意义而不顾,一律认为它们仅仅是具有修辞功能,这些观点是否妥当,笔者认为,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袁氏用集合量词和个体量词进行对比,说明量词表示量,卢氏置换了数词来说明“量词”可能不都表示量。袁氏的对比只能说明集合量词能够表示量,但并不能说明所有量词都能够表示量;卢氏反驳很有道理。

据程纪兰^[2]考察,在不影响交际的情况下,维吾尔语的个体量词(一个人,一件衣,一座山)和表示成片成面的事物的量词“面(三面红旗,一面镜子)、片(一片新气象,一片真心,一片脚步声)”也可以省略,由于“汉语中的有些部分量词在维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维译时,可以省去,有的从上下文的意思表达出来。‘新闻两则’‘一流产品’‘到此告一段落’”。“片”“面”等在汉语中似乎必须出现的量词在维吾尔语中可以省略,反证汉语有的量词是不表量的。

徐悉艰^[3]考察景颇语量词使用情况是:第一,度量衡货币集体单位必须使用量词。第二,计算可数名词的个体单位的数量时大多数是可以不用量词,如sa³³pja³³mǎ³¹li³³(四块肥皂);与名词结合的数词是合成数时,习惯上不用量词,n⁵⁵ta⁵¹mǎ³¹(a³³i³³五十户人家)。第三,可用可不用量词,主要是部分个体名词,“这部分个体名词虽然有与之相搭配的量词,习惯上不用,只是为了明确计量单位时,也可用量词”。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集合量词才能表量,个体量词不表量,表形性是个体量词的第一功能。

集合量词表量已经是公理,因为量词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后面名词

[1]卢屋. 量词的表量、理据及其功能.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8(4).

[2]程纪兰. 浅谈汉维语中的名量词.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9(2).

[3]徐悉艰. 景颇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2).

“量”的改变。如：

一根头发——一把头发	一张扑克——一副扑克
一只手——一双手	一杯水——一缸水
一文钱——一贯钱	

个体量词不表量。第一,事物本身的量和量词所呈现的量不能混为一谈,去掉这类量词对于信息的传达不会造成“遗失”。第二,程纪兰考察维吾尔语的个体量词使用情况和徐悉艰考察景颇语量词使用情况说明现代汉语里“必须使用的专门个体量词”在上述语言可以省略,反证这类量词不表量。第三,量词“个”的泛化也说明个体量词不表量。

关于量词“个”的泛化的论著很多^[1]，“个”是否能够完全泛化而取代个体量词,我们暂不考虑。但从“个”称量对象的扩大化——即“个”可以置换任何个体量词能够看出个体量词不具有表量作用。如果个体量词表量,即个体量词之间存在量的区别,量词的改变肯定导致事物本身量的增减,这样,用一个量词“个”来承担存在表量差异的全部个体量词的表量功能显然是不可能的。“个”的泛化只能说明,个体量词不能表示量的多少,否则无法用“个”来置换。“个”的泛化不仅不能说明个体量词的表量性,反而说明被取代个体量词的表形性,因为恰恰“个”的使用导致了称量对象表形性的模糊。

(二)个体量词主要表形

汉语量词的表形性决定于汉民族认知方式和范畴化的特点,即汉语的命名重形象而轻理性,这种特性要求与之相匹配的量词、形容词和动词也注重形象性。

“陪伴词的作用只在陪伴名物,不是核算分量的,这是虚量。这是纯粹的语法范畴,同实际称量的数量没有关系。例如‘一条鱼’,这‘条’就只在指明‘鱼’的范畴意义(条状范畴),不用它也一样,实际的称量数目都

[1]孙汝建. 关于量词“个”化的思考. 云南师大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1).

王志芳. 量词“个”的使用泛化管见.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2).

叶桂柳,刘炎飞. 从“个”和“枚”等三对量词的历时演变看汉语量词发展的机理.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8(1).

不会因此受到影响。”^[1]刘世儒认为陪伴词(即个体量词,笔者注,下同)只表示形状,不表示数量。陪伴·称量词(主要是群体量词)可以表示形状和数量,称量词(度量和容载量词)只表示数量。我们认为是很有见地的。

司徒允昌^[2]针对郭绍虞对陈望道的批评——郭氏批评陈氏对个体只从意义上分析而不从语法上分析——进行了评析:陈氏找到了门道(汉语量词的形),没能继续发扬;郭氏由于轻视意义,对量词的功能未能作出更全面的评价。

其实,对郭绍虞的批评有失偏颇,司徒一方面说“郭先生从语法与修辞的角度出发,对个体量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他过于轻视‘意义’,没有顾及个体量词的表形作用,因此对个体量词的功能未能作出更全面的评价”,另一方面,司徒在该文的后面又引用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的原文“量词的前一头是数词,后一头是名词,也就不能不和数词名词发生关系。因此我们说量词中‘单位量词’是偏重在数词一头,以称数为主的;量词中的‘个体量词’则是偏重名词一头,以形容为主的”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不难看出,郭绍虞也还是重视个体量词的“形”的,并且郭绍虞这段话很好地揭示了量词的某些本质属性。

司徒认为,“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如果将意义同语法、修辞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就能比较全面、比较合理地评价汉语个体量词的特点及其语言价值”。对于个体量词的价值,司徒认为“一是汉语个体量词具有独特的表形性,即形象性;二是汉语个体量词对于调整音节统一结构起了积极的作用”。关于个体量词的表形作用,司徒总结了四条:第一,运用个体量词可以突出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第二,运用不同的个体量词可以表现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形态特征;第三,运用不同量词,可以借助其表形作用来区分那些本质相同而外部形态不同的事物;第四,运用某些个体量词,还能给人以动感。司徒把个体量词再分成“原生个体量词”和“转化个体量词”,“一般来说,原生个体量词的表形作用弱于转化个体

[1]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1965:5.

[2]司徒允昌. 论汉语个体量词的表达功能. 语言文字学,1991(8).